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三



漢紀

孝惠皇帝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末年欲廢太子賴周昌張良等得不發高祖十二年四月崩太子即帝位

元年冬十一月帝晨出射趙主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醢飲之醢

鳴飲於燕切鷓鳥食也其用畫漆中飲之立死犂明帝還將明之時犂明者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

人手是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作重以藥熏耳令

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

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哭而隨之安有

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

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二年鄧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

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

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

奪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

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

舉事無所變更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

除為丞相史吏之言又刻漆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曰無事帝怪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祭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

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

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淨民以寧壹○二年春發六百里內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遺高后辭

極葉嫚上私列切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

帝見人  
莫因不  
聽政

蕭何言  
如主  
可治

曹參遺  
何約

蕭之

曹參遺  
何約

叔孫通

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安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諷也諷官切敷誦也又莫半切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孫心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四年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問往數拜頌民敬所角切脚壁吉切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復少目切上下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君以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尸子云非亦誹謗之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後為湯左相傳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去人亡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五年秋曹參薨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七年秋八月帝崩

高皇后

臨朝八年

諱雉姓呂氏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取後宮美人子為太子立之太后臨朝稱制

王陵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主子弟今太后稱制主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噀血盟諸君不在邪書作也漢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嬗進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四年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

任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永巷宮中長巷也立相山王義為帝

朱虛侯  
歌為耕田

陸賈  
陳平交  
難周勃

左袒為  
劉氏

王立代

論誅諸  
呂功  
上益莊  
承用畏  
請建太子

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侯章念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  
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酒酣章請為耕田歌曰深耕穡種立苗欲  
疏音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  
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  
劉氏為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念思  
國家不安故靜居陸賈往直入坐言不閉門人將曰天下安注意相  
細慮思其方策陸賈往直入坐命而經入自坐曰天下安注意相  
不分君何不交驩六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  
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太尉音歷太尉入軍門行  
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徒旱切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  
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  
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乃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

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賢聖  
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勿疑也代王馳至長安  
大尉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  
天子璽符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拜遂即天子位夜拜宋昌為  
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  
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

太宗孝文皇帝

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六

代王立之王至長安乃即帝位

元年冬十月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  
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表盡諫之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有司  
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  
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禎用吾不德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  
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虜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啓景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

乃許之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屬車之欲物

連續不絕也古皆諸侯二車九乘秦威九國兼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

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知兼切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

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

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埋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

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上聞河南

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

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

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

遑也○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

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書言

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下

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

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南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陛下即位親

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談喜臣聞山東吏布

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

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

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

置之言可用采之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浪切盜曰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

皇后同席坐及坐表浪切盜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盜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

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

平不對

決獄錢

穀之問

吳公薦

賈誼

日食詔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賈誼

除誹謗  
妖言之  
罪

張釋之  
諫賞刑

奏犯躡  
當罰金

奏盜環  
當棄市

以毀譽  
召去李  
布

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此之有饑穰天之行

也穰人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

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

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驅字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詛言春正月丁

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

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

誹謗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

良其除之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徒鈞切欲免

歸表蓋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求遠切養上

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上步五切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

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曰周

勃張相如稱為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音捷也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筆

無其實帝曰善乃不拜畜夫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布

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躡當

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

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

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

民取長陵一杯土上步換切手擲之也其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

乃白太后許之四年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

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

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

下有以關陛下之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臣班

上言以實誼任公卿此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絳侯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行縣謂至諸縣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

太后言

曰絳侯始誅諸呂帝也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壘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五年初秦用半兩

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英錢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

除盜鑄錢今賈誼諫

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散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贏餘也而散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茲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

茲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故不如收之收謂收之於官官自鑄也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器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

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匈奴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可

也中行說傳翁主說可也姓胡郎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其親幸之初匈奴也

中行說

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匈奴今單于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則匈奴盡歸

於漢矣於是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牧漢使或嘗吠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堯土室之人顧無多辭

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魚列切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梁太傅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

賈誼

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心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人之執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

纒所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長高帝

反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濟北王興居高帝孫齊今兵又見生矣然而



諸侯溫  
大可痛

何效  
悔可流

廣令不  
行可流

有修無  
制可大

民不趨  
本可大

俗不  
本可大

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拯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高帝以明聖威武，即起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類師古曰：禍字未知所移，可痛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博伯各切，索持也。菟，獸名。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徒奚切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尺亮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二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下二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飢，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家貧子壯則出贅，之說切借父耜，鉏慮有德色，履音憂，摩田器也母取笮簞立而諍語，諍音碎抱哺其子，音步與公併倨，並音步，鼎切婦姑不相談，則反脣而相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二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云維楫，音接，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土芳目切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桀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過闕

太子未  
教可太  
息

則下過廟則觸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  
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口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告之不能  
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告之不能母不正猶  
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  
下切習與習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以其附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剗剗器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  
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艾讀曰刈菅音莠茅也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  
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夫禮者  
禁於未然之前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  
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

禮義不  
積可太  
息

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禮  
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  
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  
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  
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二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  
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  
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灋令刑  
罰斷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  
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  
不如灋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躬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  
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  
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  
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不禮待  
大目可  
奪

廢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芻者有罰。六切所以為主上據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髮，刑答傷棄市之灑。則魚傲切，商然則堂不無陛，率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上先列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日，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飾。簞音甫，簋音覲，方曰簞，圓曰簋。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上讀曰切，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詎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七年，未央宮東闕罌，罌災。罌音浮，師古曰：罌，罌謂連闕也。以罌重列垣墉之處。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行，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養臣下  
有節

大目可  
奪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

兵事

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也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十一年匈奴數為邊患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彊步兵車騎弓弩長

戟矛鉞鉞上切劍楛之地各有所宜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

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

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音

無鏃同音錫肉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

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

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

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

形也以縶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

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

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撓火高切攪也其字從

其字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云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

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

的則匈奴之革筈音息木薦弗能及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

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帝嘉之賜錯書寵答

焉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

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

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真

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

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十一年錯復言於上曰堯有九年之

兵事

小國敵

國中國

國中國

羸弱請  
使民務  
農

募民入  
粟拜爵  
下罪

賜民租  
稅之半

除祿祝  
官

蘭刑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云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  
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  
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  
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  
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  
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民之  
趨利如水走<sub>秦音下</sub>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  
逃者得輕貨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  
石之重中人弗勝<sub>中謂趣</sub>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  
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  
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  
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貴農人有錢粟有所<sub>先列切</sub>潔<sub>散也</sub>爵者  
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

漢書卷五十二

食貨志

十一

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一  
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  
後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以拜爵其大惠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  
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  
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銷<sub>銷為入</sub>隋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晉囊。十三年初秦

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  
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章吾之  
不德朕其弗取其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  
安其少女緹繫上書曰<sub>緹他弟切</sub>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  
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  
詔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  
春<sub>音容切</sub>者<sub>音容切</sub>不<sub>音容切</sub>願<sub>音容切</sub>外<sub>音容切</sub>徭<sub>音容切</sub>但<sub>音容切</sub>春<sub>音容切</sub>作<sub>音容切</sub>米<sub>音容切</sub>皆<sub>音容切</sub>刑<sub>音容切</sub>也<sub>音容切</sub>當<sub>音容切</sub>黥<sub>音容切</sub>者<sub>音容切</sub>鉗<sub>音容切</sub>為<sub>音容切</sub>城<sub>音容切</sub>旦<sub>音容切</sub>  
刑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sub>止足也</sub>同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

上下寬  
學育刑  
錯之風

除租稅

上欲親  
征匈奴

馬唐謂  
上不能  
頗技

罰魏尚

今祠官  
解所祈

得玉杯

及吏坐受賕枉法賕渠才切以財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  
有答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日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  
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桐居謂切而吏安其

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  
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六月詔曰農天

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  
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

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征匈  
奴皇太后固要乃止要一英切約也文穎曰要於是以張相如為大

將軍擊之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  
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搏髀上伯各切髀也漢書作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臣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收  
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推轂曰推通也轂也古祿切轂所湊也

寬人之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此逐單  
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切又音談如厚曰胡也匈奴傳晉北有澹

正為抑疆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  
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

幕府師出無常更所在張幕居之一言不相應文吏以灑繩之其賞  
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詔是日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春詔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祀官祝釐音信本字作禧此借用耳釐皆歸  
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

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六年得玉  
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

本

帝不相

中

細

周亞夫

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暗乃天道有不順  
 地利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  
 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  
 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  
 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膠來高切什碎酒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人之義吾未得其由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  
 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二年帝以皇  
 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不可乃以  
 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  
 鉅萬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告上旁有急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  
 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  
 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勅通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  
 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一通頓首出山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  
 節力進而謝丞相此吾弄臣也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

至匈奴三萬騎入上

萬騎入雲中所殺略

為軍次細柳望禮為將軍朝上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

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  
 軍士吏被甲銜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  
 且之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  
 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  
 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  
 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  
 改容式車使人稱謝軾設職切輶橫式禮待式皇帝敬勞將軍成  
 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  
 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七年夏六月帝崩班固贊曰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服御所益有不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言之直百金  
 上曰百人家之產也吾率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光爲王下刑

幾致刑措

衣七緋

慎夫八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  
霸志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  
爲帝兄弟以德懷之佗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  
盜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燬百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益  
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不遺馘醜烏乎仁哉太子即皇帝位

惠帝三年季布曰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季布傳云前陳  
豨反於代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豨反  
也高后七年七月封劉澤爲琅邪王史記世家漢書列傳皆云田  
生元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產爲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按太后自以  
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產代爲呂王產非始封於呂又諸呂之王也久  
待田生之謀以此不取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漢紀

孝景皇帝

六年

壽四十八

諱啓文帝太子也文帝七年六月崩太子即位

尊文帝為太宗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

復收民田半租

可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奎代下與匈奴和親五月復收民田半

咸皆法

租三十而稅一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左止者

長慶為人

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

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

幸用事

口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仁始為公子舍

人兼謹待辛張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帝由

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史不肯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屬以為

長者亦不敢大欺○二年六月丞相申屠嘉死時內史錯錯數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之所更定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

錯為內史東出不便百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

堧垣之外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

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

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秋

與匈奴和親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

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

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之

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

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與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幸

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

王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三年十月梁

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後傳位

吳因太子死怨

削諸侯

醴酒不設穆生

吳楚七國反

亞夫擊

劉氏安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營事實實嬰引危酒上音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梁王以此益驕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博各反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始有反謀文帝賜

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楮故百姓

無賦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公作

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

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薛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濫當誅文帝

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

盜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取禍小不

削反違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初楚元王好書與

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二人為中大夫官

不者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戎位嘗

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

我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

日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

海郡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

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西王約齊菑

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初文

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

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周曲侯酈寄

擊趙將軍布擊齊實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鼂錯所更令三十

章諸侯謹諱錯父聞之從顓川來謂錯曰口語多怨公錯曰不如此

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又言徐僮之勞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表盜不善

盜夜見寶嬰女為言且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盜盜

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調徒鈞切上問盜今吳楚反於人意何如對

曰不足憂也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

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

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廂甚

恨上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

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適讀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

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

嘉廷尉歐陽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

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

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上

問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其

名其意不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於

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帝喟然長息曰吾亦恨之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上匹難與

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

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遊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

滎院陘之間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走音奏出武關抵洛陽直入

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

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滎間果得吳伏

兵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

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餉字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

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

南取亞夫使備西北取子侯切已而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

多飢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楚反凡三月皆

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然七年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

表蓋言  
梁王不  
可為嗣

膠東王徹為皇太子。以濟南太守到都為中尉。到之日始都為中  
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鼠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  
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鼠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  
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  
曰蒼鷹焉

中二年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  
晏駕用梁王為寧帝曰諾罷酒訪諸大臣表盜等曰不可昔宋宣公  
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太后議格  
遂不復言。格音閣梁王由此怨表盜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  
使人刺殺表盜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  
叔往按梁事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  
按梁事來悉燒梁之獄辭空手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曰上母以梁  
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世  
造為之者獨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  
之立起坐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質職日切也太后帝  
大喜相與泣復如故。初上廢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亞夫前上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  
王信可侯也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  
侯今信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  
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  
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  
病免。○六年上既減答灑答者猶不全乃更減答二百曰二百答二

百曰一百又定箠令。上止禁切策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鬻畢一罪乃更人。鬻旋自是答者得全然  
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後元年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初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  
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

亞夫言  
非有功  
不侯

表蓋言  
梁王不  
可為嗣

景  
漢書

文景清  
淨恭儉  
安美全  
下

而歸金。亡金即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三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興。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鈞馬。書作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租稅。亦不得仕官。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於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野人人自愛。而重犯灋。先行義。而後紕辱焉。當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復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自斷於鄉曲。蚡叮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多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考異**曰：景帝三年。周亞夫至洛陽。喜曰：滎陽以東無足憂者。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亞夫得之。何足為輕重。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上

在位五十四年

壽七十一

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為太子後元三年十二月即帝位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武帝末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仁道之主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

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

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仁有

邪氣奸其間者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

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

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

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

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更音庚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

更化而不更化也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

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

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囹圄切圖者

令之使周禮名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

膚之效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取士之所關也教化之

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

不賢則主德不宣因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

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且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舉賢良

董仲舒

對策

治道

治之路

正心以

正朝廷

正百官

正萬民

正四方

正遠近

正人心

正朝廷

正百官

正萬民

正四方

正遠近

正人心

正朝廷

正百官

正萬民

正四方

正遠近

正人心

正朝廷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上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嘗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莫報切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揅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房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房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二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

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即計切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音賦有所訛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音讀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馨身籠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

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音贊太尉田蚡音憤俱好儒術推轂趙主為御史大夫推通則切載古祿切言王臧為郎中令音贊結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

世若君  
家諱厚

中山王  
賢樂流

選文  
材智  
之士

始為微  
行

上方朔  
苑

相如諫  
獵

不悅儒術趙綰主臧以文學獲罪嘗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葛

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一門有五人二千石故號為万石君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

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再舉

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高為簡易矣特大臣議者多免鼎錯之

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才斯切答服其臣使證

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

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

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黨議使宗室擯卻略切謂退斥也臣

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加親親之恩焉。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矜者以千數上簡拔其後異者寵

用之莊助最先進莊助漢書作嚴助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

吳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

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

特以辭賦得幸朔皇不根持論好詼諧上枯切談戲也上以俳優

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裨益

是歲上始為微行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

五柞等上在各功官名諸宮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

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阿烏何切本秦阿房宮以其城濶師古談

盤屋以東盤張流切至竹宜春以西提封頃畷畷字及其賈直賈讀欲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旁進

諫以為三不可夫躬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

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給

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能家馳逐野獸司馬

相如上疏諫曰力稱鳥獲秦武正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勇期賈育

一音奔孟賈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過逸材之獸卒音切犯屬車

之清塵屬之欲切車豈不殆哉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

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



推上

宜

社

李維治  
軍煩簡  
不同

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

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

薦人或起家至二十石權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

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東海

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

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不足憂也以頰麻切言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豆持節君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

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

為人性倨少禮切微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

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

黯之戇也上陸降也群臣或數黯上所具也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

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

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驍亮切說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

軍屯鴈門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力斗

中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

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

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苦程不識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

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

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

王親征

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効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二哉

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上召問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忿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巨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犯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將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為間游說也二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得鴈門尉史欲殺之

聞單于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告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二側其切下直用切輜車也輜音滿眠切輜或為竹營或為滿器所載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三年春河水徙從頓立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上胡切瓠名在東郡濮陽注鉅野通淮泗

汎郡十六

汎郡十六汎及汎十六郡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餉同奉房用切下奉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河間三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謚曰獻王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

張湯趙禹刻深

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公與計借菑川人公孫弘對策

信

有德進  
朝廷尊

和

公孫洪  
多

鄭當時  
言

衛青  
匈奴有恩

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  
 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民不止  
 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上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  
 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  
 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此當罪則姦邪止此賞當賢  
 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  
 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此頌人  
 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  
 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胡各切水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  
 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齊人韓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反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  
 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

廿九

廿九

廿九

廿九

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與詳於是上察其  
 恒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緣愈給切滿一歲

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  
 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  
 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  
 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六年冬初筭商車大司農

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  
 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匈奴  
 入上谷殺略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

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龍或作龍勿奴俗歲得胡首  
 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  
 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  
 眾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考異曰世宗建元元年十月策賢良以董仲舒為江都相莊助為中

大夫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仲舒傳曰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是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爲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

臣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中

諸議不  
者罪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與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  
之君子雖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

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  
也當免奏可李廣召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遊  
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臨留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上書

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橫必升家貧  
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

未有不悔者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世也行盜侵謳所以為業也  
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也  
嚴安上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夜郎夜郎者初

嚴水有二節大竹流入民間聞其中有所謂之得兒湯降羌變也  
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本朝興之

切變侯國在馬胡江武帝使唐蒙略葭州歲古錄字格也本朝興之  
鑿石開道以通南中置犍為郡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燔焚也此入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間者關東不登民

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  
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示形之

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  
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

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二年冬賜淮南王几叔母  
朝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迎京  
師以灑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適讀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

夫交便  
善刑事

嚴安上  
書

徐樂上  
書

王父偃  
請  
子弟

用便計  
立胡方

便請徒  
其解於  
茂陵

班固曰  
周室既

禁網疏  
闊未知

國之罪  
人

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令

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主父偃

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咸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

與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中常山胡本在朔方也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井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

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音讀以上于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軼音只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

解家貧不中徙上竹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平生睡靴上音五解切頓曰殺也殺入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遂族

解 班固曰周室既微相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

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賈禮而趙相虞卿音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

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搯音并也腕音於是皆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發矣及至漢興

禁網疏闊未知臣改也是故代相陳希許豈從車千乘而其津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嬰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委路仇牧死而不悔故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

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

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未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 一曰遊俠二曰遊談三曰遊

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詭謀

此

朱曾臣  
上策難  
公孫洪

汲黯書  
引洪

汲黯書  
張湯始  
更外東

汲黯書  
引洪

汲黯書  
引洪

汲黯書  
引洪

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  
言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二者亂之所由生也。實不應其聲者，謂  
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言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  
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三年，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  
之郡。弘數諫，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  
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以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  
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是歲，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位厲  
守高，不能屈，忿發，厲加制，切嚴也。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  
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五年，公孫弘為丞  
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乃與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

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李之，  
与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曠弩，曠音郭，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无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  
後民以耰鉏，耰音厚，摩田器也。下筆挺相撻擊，大鼎切故也。撻他達  
切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弘音胡，以桑  
以篙為箭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  
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出  
服焉。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与  
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  
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  
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  
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匈奴右  
賢王數音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右賢裨

汲黯書

汲黯書

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李之，  
与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曠弩，曠音郭，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无得挾  
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  
後民以耰鉏，耰音厚，摩田器也。下筆挺相撻擊，大鼎切故也。撻他達  
切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弘音胡，以桑  
以篙為箭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  
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出  
服焉。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与  
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  
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  
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  
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匈奴右  
賢王數音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右賢裨

賢王數音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右賢裨

衛青遇  
命力大

士不冠  
不見黜

詔置李  
負

衛青不  
斬蘇建

置武功  
爵

獲白麟

王十餘人二川副助也聚男女方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於  
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音禮音

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  
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路廁而  
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

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  
此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師古曰今禮壞樂崩朕  
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孝與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  
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六年夏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  
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軍  
小敗

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降  
脫身自歸議郎周霸曰可斬建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  
然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死不敢有貳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大將軍曰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  
雖當斬將具歸天子使自裁之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  
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誅單于既得翁侯用其姊

妻之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徵極而取之無近塞幕末各  
地匈奴之南界沙土曰幕直度曰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  
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

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貲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  
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音免戍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  
七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

而多端官取耗廢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白麟夏四月立皇太子據為太子年七

歲初張騫自月氏還上音西域胡初上遣騫通使月氏竟不能得其要領



因塞  
言復事  
西南夷

降發車  
迎之

因飢乏  
徒貧民

汲黯諫  
詩

汲黯諫  
殺士

有司請  
更造錢  
幣

而歸具為天子言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音丸下音毒即天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

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

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驛出涿出徙出棘指求身毒國

方閉雋昆明終莫得通雋音先切夷種名其國有雋水昆明西夷種

之始通滇國音顛史記漢書作滇越西夷國使者還盛言滇大

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二年秋匈奴渾邪王降

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敝

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

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因其故俗為五屬國○三年山東大

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會古外切猶不

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其費不可

勝數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渥音握注於佳切上方立樂府使

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官者李延年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絃

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尔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為

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

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上招延士

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君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

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其勞未及其用輒以殺之

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尽陛下誰與共為治乎

上曰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與無才同不殺何

施○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系万

金系古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東郭

陽名咸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三人言利事析秋

事

漢書

下式請輸財

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封狼居胥山

幕南無王庭

少翁為文成將軍

汲黯不願為淮陽太守

矣公卿又請筭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生成指怨

湯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曰不願也有寃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

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

以風諷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

又擢式為齊大傅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勤必得所欲乃樂馬十萬令大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票類妙如勁疾貌各將五萬騎大將軍出塞千餘里

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會日且入

大風起砂礫擊面砂或作沙石曰礫音沙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

單于視漢兵多遂乘六騾來戈如漢書作羸壯騎數百冒犯也圍馳去漢

軍夜追之逢明行二百餘里漢書文二切漢書作會明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

千級遂至寘顏山寘徒賢切匈奴中山名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讀

鮑悉燒其城餘粟而歸票騎將軍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獲屯頭王

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禱於姑丁

登臨翰海北海名在沙漠崔浩云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兩軍

之出塞塞閼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

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

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

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令音零徐廣云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

萬人稍蚕食匈奴以此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齊人少

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

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五年上召拜汲黯為淮

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

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

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

朝廷議矣張湯智足以拒諫諍足以飾非專阿主意而毀譽之公不

早言之與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

相秩居淮陽卜歲而卒○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

相秩居淮陽卜歲而卒○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

相秩居淮陽卜歲而卒○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

相秩居淮陽卜歲而卒○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

相秩居淮陽卜歲而卒○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

相秩居淮陽卜歲而卒○六年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

以腹誅

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郤人有告異以它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

腹誅論死謂請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漢比而公卿大夫多謂設取容矣

○元非二年文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高二丈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宣室之修自此日盛○四年丁義薦方上麟大云與丈成將軍同師

上方悔誅丈成得樂大大說拜為五利將軍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益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是時

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

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

關使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毀當

免戰丁練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雖屬不

絕下功曰戰也若蜀之欲反蜀課更以最祖外反上上由此愈奇寬

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洪羊等致利王温

舒之屬峻灑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開決

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六年博望侯張騫既以通西域尊貴其

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外國亦厭漢使而禁其食物以苦之出其

奇兵以時遮擊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乃言郡國多不便

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

是不悅卜式以下式不言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

大夫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

感其言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禪上戰切封土於上以問左內

史兒寬寬曰對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臣以為封禪

告成令祛於天地神祇祛離於天地見兒寬傳注唯聖王所由

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

自足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正月上行幸緱氏河南邑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

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公孫卿

言見大人迹甚大羣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宿

樂大五

五利將

車

民恐生

賦更最

石慶為

相醇謹

張騫

卜式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兒寬

留海上

留海上俗先說切留力蘇切謂有所須待也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

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海上欲

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

止遂去並海上並步浪也比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

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

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尚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

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莫浮也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

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

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

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

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衣於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漢書**武帝元朔元年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漢書主父偃傳云

光元年二人上書按嚴安書曰徇南夷朝夜即降羌變略歲州此等

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五年封丞相弘為平

津侯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

來侯者未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二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史大夫

蓋誤書五為三因置直於三年耳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史員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桑弘羊

弘羊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下

元封二年。初。河決瓠子。瓠子。漢陽以東。廣百步。深五丈。後二十餘歲。不

復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

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導河北行。二

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

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二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三年。將軍

趙破奴擊車師。西域國名。因舉其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死於元封。於是

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障。之謂也。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

郡。又有玉關。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本南

等州。凡十二部。皆置刺史焉。○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奔。古奔字。踶。徒也。踶。也。

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跼蹇之士。跼。士名。跼。若

跼。蹇。不遵。利度。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太初元年。上行幸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冀。馮之。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

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筆。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

遷等。共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大宛國。城名。匿不肯出。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

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

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

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徵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

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

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否矣。

沈白馬

諸司

詔可為  
將相使  
絕國者

遺方士  
求神仙

造太初

遺季寬  
利求宛

受印綬

侯者纒

得死

武本

二年太僕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  
比坐事死石愛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責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  
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矣○三年睢陽侯

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夫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  
父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

自信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見侯纒四人罔  
亦少密焉貳師兵多新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攻屠之

輪臺西域國名西行至死圍其城死貴人持王母寡頭出善馬令漢  
自擇多山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千匹中馬以下牡牡三千餘  
匹而立宛貴人昧蔡上音昧下為宛王與盟而罷兵後行軍非乏食

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牟謨被劫言如此物故者  
眾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自大宛  
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監澤生

起亭而輪臺渠犂比日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  
之衛律者胡人因使匈奴遂降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

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橐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  
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  
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

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殺皆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吐  
絕不飲食上音絕下音食天雨雪武卧齧雪上音結與旃毛并咽

之上音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丁奚切曰  
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之置他所○二年初李廣有孫陵  
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上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

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轡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  
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上壯而  
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擊殺數千人單  
于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云降匈奴具言陵軍

降向

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

年逃降上讀曰從下遂遊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

如雨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六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驅保妻子之臣隨而

姐蘇妲妲妲妲妲謂謂成成其其罪罪曰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隸戎馬之地隸也抑數萬之師勇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

民共攻圍之轉聞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拳冒白刃去推切也

膝比首爭死敵切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

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

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上以法制御下好

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十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

盜賊滋起大羣攻城邑小羣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

節虎符發兵以擊斬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

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十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是

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十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

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

勝之躡履起迎不疑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音

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

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

縱捨以奉使不稱允歎曰吾聞活十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

世其興乎○三年初權酒酤酤音角水上橫一木以度人者謂禁民

太始元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

水上堅密切水山出安定郡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音注渭中袤

二百里南比曰袤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上音接下音于使言接幸

居鈞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在嬪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

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命

勝

不疑

只

堯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  
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  
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  
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蠱公土坊巫者物左道以亂政而

符厭俗之為  
難故曰不蠱

江充得  
幸大司  
信用

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  
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與語政大悅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  
貴戚近臣踰後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止竹仲  
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  
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上素唯君實之充不聽  
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矣卿詩太子其愛之及長性仁恕温謹  
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  
人生子體各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  
將軍青曰漢家庶事章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

希稱美  
太子

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  
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  
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  
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  
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翻謂錄因覆雖得百姓

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  
眾變幻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  
恚罵班固史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數百人上心既

巫蠱起

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  
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  
疾祟在巫蠱崇音粹說文神禍也其字從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  
蠱獄充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

江充誣  
太子

宮治後宮希幸夫人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縱橫充云於太子宫得  
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  
知所出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



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

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在甘泉詔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韓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承萬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問閭之隸臣銜至尊之命迫蹙朔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因於亂臣免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子益父兵以

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得脫即自經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

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

有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

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具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之輔佐立拜千秋

為大鴻臚交如切武帝置此名胡廣曰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死○

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封泰山禪石間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

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

自歎歎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六月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

材能術學又無伐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脩焉復令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玄田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

養民也又以捕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乃國王

太子立博望苑

田千秋

作思

能方士

封田千秋

養民也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擊之土  
充滿朝廷關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  
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  
兼三王之量以與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蓋周公  
負成王  
朝諸侯  
以賜光

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  
心欲立焉以其年穉也直利切幼猶與久之祭群臣唯奉車都尉  
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  
數日譴責鉤弋夫人賜死帝閑居問左右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  
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占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邪  
故不得不先去之○二年春正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丁奚切匈奴休屠王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  
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大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  
少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

命霍光  
輔少主

帝用法  
無所假  
貸

有三代  
之風

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數侯射竊識視之不  
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  
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 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上材各切有五柞木因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康公  
以名宮在扶風蓋至縣帝驍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  
君驕醉殺主傳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為言入賜坐  
下許之上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可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  
入高廟乎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  
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  
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上善之 班固贊曰美五王  
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又之事多所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時以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  
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  
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  
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不怪  
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下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臣  
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  
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通符璽**  
郎不肯授光璽

太子即皇帝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七帝有自怪  
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上相氏切欲取璽郎不肯授尤欲奪之  
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  
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孝武**武帝征和二年七月盡關三老茂上書天子感寤武茂身  
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盡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寤  
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二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  
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勿捕此說恐妄也

照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五



